

成都中央銀行
儲蓄部

女界注意
士請注意
春熙西路成都照相館
相材料行內新設
大中華照相館
佈景
有精工鑲製之孔
畫屏西式座堂
一切新雅設備
特備男女中西式
新裝一洗服等
等以供照像諸君
之選用
佈光適宜可以隨
意拍照
聘請經驗技師工
巧認真洗無敷衍
通病
用上等味紙美精
人像紙印美術
卡紙粘成保證
體健良

我們不得不聲明 我們應社會之需要、服務社會已有十餘年了、在這十餘年底過程中、我們不遺餘力向社會貢獻、但總覺對於社會有不是底地方、所以才遷移在春熙路北段與我們第一分號一合併、她的好處、一方面可以使貨物聚集在一堆、容易選擇、不至於有往返底麻煩、另一方面擴充我們底營業、各種新奇貨品都採辦齊全、無不應有盡有、各界照顧我們的顧主們、請注意一吓敬祝生活愉快!!! 興利綢緞莊東大街總號謹啟

新明
 電影院
 時間
 晚午
 場
 午
 午後
 五點
 映開
 婦人之心
 愛爾瑪女士主演
 陽歷十一月十四號起至十七號止
 連映四下

育智
院影電

美國社會愛情短片
陽曆十一月十六號起至
號止特映

小愛神

外加笑片四本

時間
午場十二點半起
晚場六點半起
星期午場休息

宜昌

電影院

時間
晚場
午場
下午六點
映

鐵蹄下

一次完開

休息時間外
加武功魔術

中國社會愛情佳片

陽歷十一月七日起至十二止

特映

敬告樹業公司債權人購置樹業公司房屋者請注意

敬啟者敝園同人等前以樹業公司任意啓遷佃戶蔑視商習慣置各佃戶口岸經營權及修造損失口岸費用於不顧曾請省黨部與論界暨各公署明達王張公道更協請本路自治會轉懇市府諮事參會提議在案乃日前突由衆與誠相見以誠未始無和乎了結之詞嗣由敝園諸該公司聚行及自治會暨通習師謀誠佃戶之談判殊爲艱阻氣餒高張設詞反覆事遂破裂近復聞該公司有將此項舖房抵與各貴債權諸公之說惟前此口岸爭執敝園自訂自行追認否在革命時代有束縛效力及模範西場有進行能力抑或該佃戶約會由敝園自行破壞口岸權由敝園自行追認敝園自當收束證據訴諸法律(俞鳳岡尊代佃戶經手項打口岸詳情見敝園代電)惟貴債權諸公因收賬而勉強得此項重價圖抵之舖房私揣諸公亦必以此爲萬不得已者但今日舖房之光輝輝煌均爲佃戶等自行出資所裝置中間有修造圖去數千元者第恐受其欺瞞抵償太高事後糾紛轉無了日此外尚有數點應請注意

該佃戶云早係空房並無口岸但今日是否空房歷年來有無項打口岸事實此應請注意者一

該公司主權既已轉移則原佃戶約自然失效承買諸公是否能保得原約在主權轉移後仍能行使此應請注意者二

以上問題俱爲事實上不可避之障礙在俞鳳岡侵吞口岸大價圖抵實不願先解糾紛復實鋪房在佃戶佃不阻賣當無干涉能力惟創造經營重價購來之口岸及用去巨數血本之修造損失因舊業王藉移主權而侵吞當然所不甘心而在承賣諸公既與敝園同人素無怨仇何肯代人受過是必須佃戶等先與該公司解決一切糾紛後則今日之樹業公司佃戶未始不可作來日諸公之佃戶况口岸修造爲數甚巨於情於理於法皆忍令人置而不理耶茲將敝園各佃戶口岸及歷年修造費全錄於後同人等權利所在誓死力爭有意承買諸公視之究竟作何感

豫豐順	雙九十二號	頂打口岸三千七百五十元	修造費一千五百元	福祥	雙九十四號	頂打口岸三千七百五十元	修造費一千七百元	及時	雙九十五號	頂打口岸一千八百元	修造費一千元	錫裕昌	單九十七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宋錦武	單九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安甯	雙九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美大	雙八十三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巨華	雙三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文大	雙三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大昌	雙四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興利	雙八十八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蓋華	雙七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章	雙九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廣旗東	雙九十二號	頂打口岸二千元	修造費一千六百五十元	博文社	雙九十六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美利長	單九十六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益州	雙九十七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華麗	雙一百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純記	單九十二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華康	雙九十二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瑞豐	雙九十五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先新	雙八十七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西蜀	雙九十九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會豐祥	雙九十九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蜀新	雙九十九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裕發廠	單七十四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紹記	雙七十七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世界書局	雙七十八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新豐	雙九十八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同義長	雙八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震東	雙九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豐記	雙八十四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十店	雙八十六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國萃	雙九十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興利	雙九十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福利	雙八十一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東亞圖	雙七十五號	頂打口岸一千元	修造費一千元				

春熙路樹業公司佃戶團謹啓

新新副刊

(期三十)

康藏衝突與甘孜械鬥

續 雀微

民十七朱倭鎮康城門，其詳已載各報，然有未盡者，即因此而牽動康番是也，當二十四軍未派大軍解決之際，鎮康喇嘛寺與朱倭土司作最後維持，鎮康喇嘛寺與喇嘛會相商，朱倭土司亦邀鄉人幫打，蓋朱倭早已無勇丁，於民十前，招藏地德格縣色地方某家與會，子王保為婿，其父因該土司之請，遂將本地藏兵一併便衣來助，比及朱倭解決，朱倭怕吃大虧，其父又在藏路請藏軍，出頭橫加干涉，計得藏軍人來，糧糧撤去已久矣，為證明此次甘孜械鬥非常計，請諸通近地勢，地利，人事各最近情形，以作要目，

甘孜地勢，現已成為康藏入藏之要道，自民七之役以後，由德格至巴塘之大道，漸漸荒蕪，商業上之運輸，莫不取道於此，蓋由康入藏之道有三，一則由德格至巴安至昌都至拉薩是也，夷人見漢人治權之廢，遂任意肆行，以前稍有畏忌，未嘗以殺人越貨為職業，自民七戰後，雖官府人員，亦必倍其保護，始能僥倖而行，沿路各夷會，俱以劫人為職業，二十四軍未接防以前，幾乎閉塞，夷會等見已無所規，乃改而為藉名保護，高抬價贖貨，一大致比較其他路上超四五倍，一私出護票，一有大小二種，大票值銀約五百兩，營業以逗留一年為限，小票以一次為限，價五十兩，夷漢商人，有無恥運貨者，或有無力自為保護者，非至急迫，未嘗走此道路，其中尤以毛板一縣名，今屬城，已屬藏，一鄉城，一今定鄉，一瞻對，一今瞻化，一各支夷會為最猖獗，雖同類亦互相剽劫，故雖有路商，近雖有夷商通行，十九俱係該毛板行，因是而康藏之通路，有若無焉，一則由雲南經康至藏之南路是也，現則為九龍地方之貢喇嘛所佔，其痛苦不亞中路，幸漢人耐苦，自為保護，因勢稍減，以故，凡由川出入西藏者，遂不約而同走德格由經甘孜之北道矣，

不惟上述，甘孜為通甘肅新疆之要道，凡由甘肅新疆西寧蘭州貿易或來去者，莫不小資甘牧，再由藏地之德格，石渠，白玉，解谷，昌科，漢屬之瞻對，德格，道孚，德城等地，此地實為八達四塞之地，雖市面不見若何壯麗，其市面經濟俱不堪言，而其現在交通上之重要，不言而喻，

其次，即甘孜實現在西康北道之鎖鑰是也，全縣居瑪雅江橫貫全省之上遊，縣區域則狹江之左右岸，右岸稍長而狹平，依雲山脈之麓約一里餘，可百方里，左岸上部盡是山嶺，為夷民牧放地，左下則一大平原，約百餘方里，全縣除東谷大塘壩，不可望見外，其餘各地，在晴明之際，立南而望，一見瞭然，由東南溯西北，可知縣地大半高於西南，在三公里以上，江流至縣緊急如倒懸，河西約五十丈入縣約三四十里，即潦闊平靜，寬至一里有半，可造浮橋，利舟行，但一入瞻化界，又復險惡絕倫，雲巖山脈為甘孜縣東南全部之天然屏障，山勢峻秀，秋多被雪，除到昌科須橫度外，其他多有入跡所未到者，最高之部當在四百里以上，低者亦百餘里，西北山嶺甚平斜少峻急，為夷民牧場，縣南北各一山嶺，高約可三十里，氣候溫和，冬夏多雨雪，夏間有雹，四季開有大風，全縣如任武陵洞中蓋藏方所必爭，我西康現在北道之鎖鑰是也，一此節因書戰與實失，故特述及，

物理方面，除燃料為甘孜缺點外，一因縣無森林，柴必取於北境雜糧，距縣約八十里，距縣百里昌科地產煤，夷民不開利用，平以多燒牛糞，一糧稅，以現有熟地計，僅量收入，年可大洋四萬元，現僅萬餘

新新副刊

元；牲稅，僅量收入，年可大洋三千元，一現僅千元；其餘各稅甚微，僅量年可千元；尚有類似交易所得稅一種，夷會司之，年約大洋五千元；甘孜商人常去野番貿易，約四千人，年利俱在大洋五百元以上，不在交易稅內，年約大洋二萬元，一其易多以赤金皮毛，藥材，茶布等為大宗，稅以什一計，類似交易稅者以百三計，商利以倍計，是甘孜邊縣，雖一類似鄉鎮之市場，其出產之數量，實年在百萬以上，豈非肥腴之區哉，然猶有未經開發者，如魚為夷人忌食而不用，山以有為神而禁獵，地以有為重之思，而禁多獵及開闢，種種物利，實不勝計，達賴喇嘛新政教，廣用留英夷員，一達賴回藏後，即派人習政於英，現如藏軍下級軍官，亦均留英學生，一西人知康藏實地，吾人知實藏康藏，山之榻前之藏番，不知也哉，消殺方面，以天，藥，名，雅等地運去之粗茶一種，為夷人每人每日必需之消耗，與日食約十一比，

西康之未失各地，自二十三軍撤防後，直到十七年冬，為朱倭鎮康城門事件，關外始有駐軍，巴安雖有駐軍（老湯軍，趙季和時隨征者），受二十四軍編制，以言鎮攝，則馬成龍（巴安駐軍）早已如李陵受困，老殘弱卒，朝不保夕，易及其他，幸二十四

今宵

秋帆

好久不見了呵！
天心的明月！
綿延風雨，
經過多少暗夜？
今宵，
你是莊嚴美麗，
給與人間以和愛的光輝；
大街上是寂寞淒清，
樓頭的幽火一星……
原來夜已深沉，
這時候我異常興奮；
團圓的月，
你的光輝照見我是多麼親熱呀！
但我不知道你的光輝是隱匿着苦痛感嘆樂？

社會是畸形的，
我的生活時時窮窘，
我的心無時不充滿了「憤」！
因為我「春」的情思已消失，
再不幻想想到綺麗的境地，
妳何時見我在森林幽壑中觀玩過妳呢？
更何時見我有喜笑之顏？
唉！
去年此夜，「死亡」。
今宵，「窮窘憤怒」。
甚麼是歡樂？
有甚麼歡樂？
縱然放出快活的皎潔的明輝，
點染了夜色幽靜，
但不過是供富人們所讚美吧！
——中秋後一夜於西高。——

目錄	康藏問題與甘孜械鬥	雀微
今宵	秋帆	